



教坛撷英

——昆明师范专科学校科研论文选编

贵州教育出版社

英 坛 教 育

昆明师范专科学校科研论文选编

主 审 陈仁远
主 编 黄启后
编 委 校庆筹委会
宣 传 组

贵州教育出版社

教坛撷英

昆明师范专科学校科研论文选编

主 编 黄启后

出版发行：贵州教育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30 千字

印 张：9.5

印 数：1060 册

版 次：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583-955-7/G·949

定 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市北路 68 号附 1 号 电话：6828993 邮编：550004

前 言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建校 20 年来，重视科研工作，坚持“围绕教育教学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方针，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

学校确定以“发展教育科研，推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为科研支撑点，确立了 4 个科研主攻方向：教育学科的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应用化学的研究，生物技术开发的研究。学校鼓励将研究开发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云南省经济建设服务。

20 年来学校科研成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教师发表论文 2000 余篇，完成专著 70 余部，编写教材、教学参考书及讲义 280 余种，其中多项获省级以上奖励。

本书选编的 28 篇论文绝大多数曾在国内核心学术刊物或国外权威刊物上发表。因本书容量有限，选送论文的教师每人只限登载一篇。这本论文集仅仅是昆明师专科研成果百花园中的一束鲜花，但从某种角度上反映了昆明师专的科研水平，故名《教坛撷英——昆明师专科研论文选编》。

从这本书可以看出昆明师专科研工作 20 年的轨迹，同时它

又是一个新的起点。论文作者中不乏蜚声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和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教授。我们还欣喜地看到：作者中也有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昆明师专科研的希望之光。

编 者

1998年5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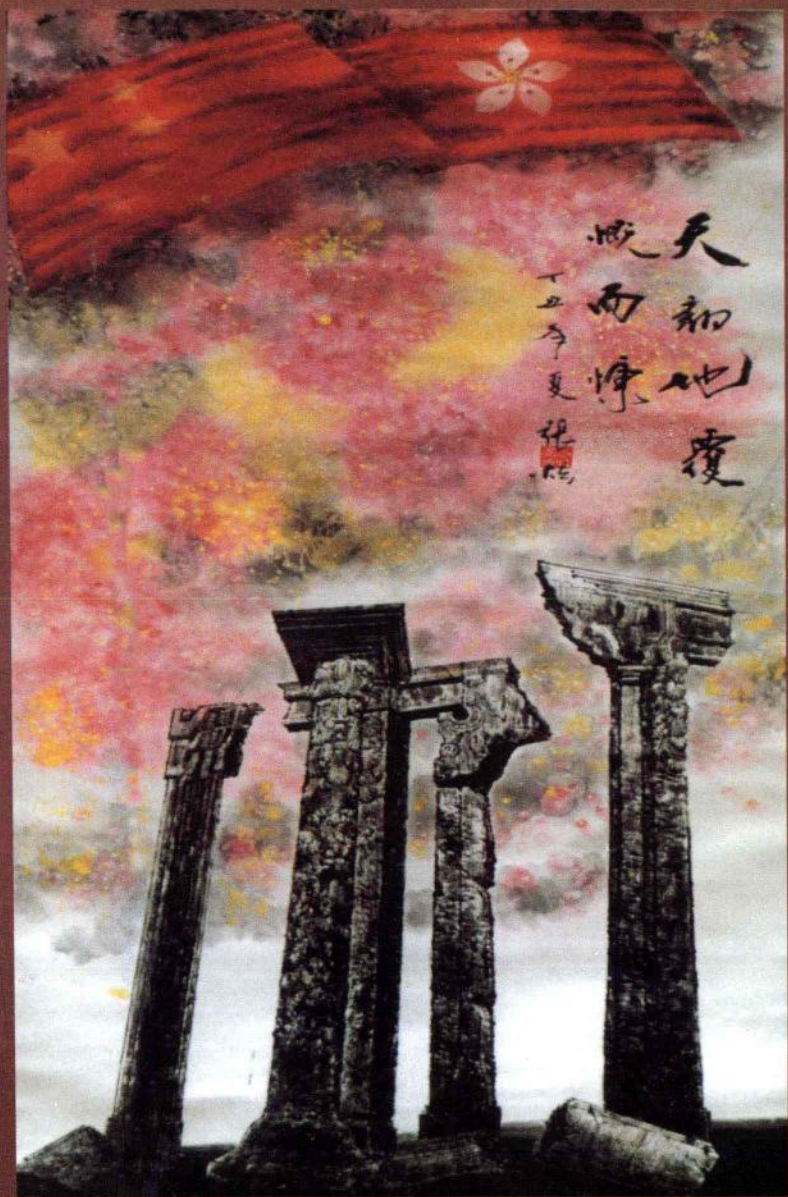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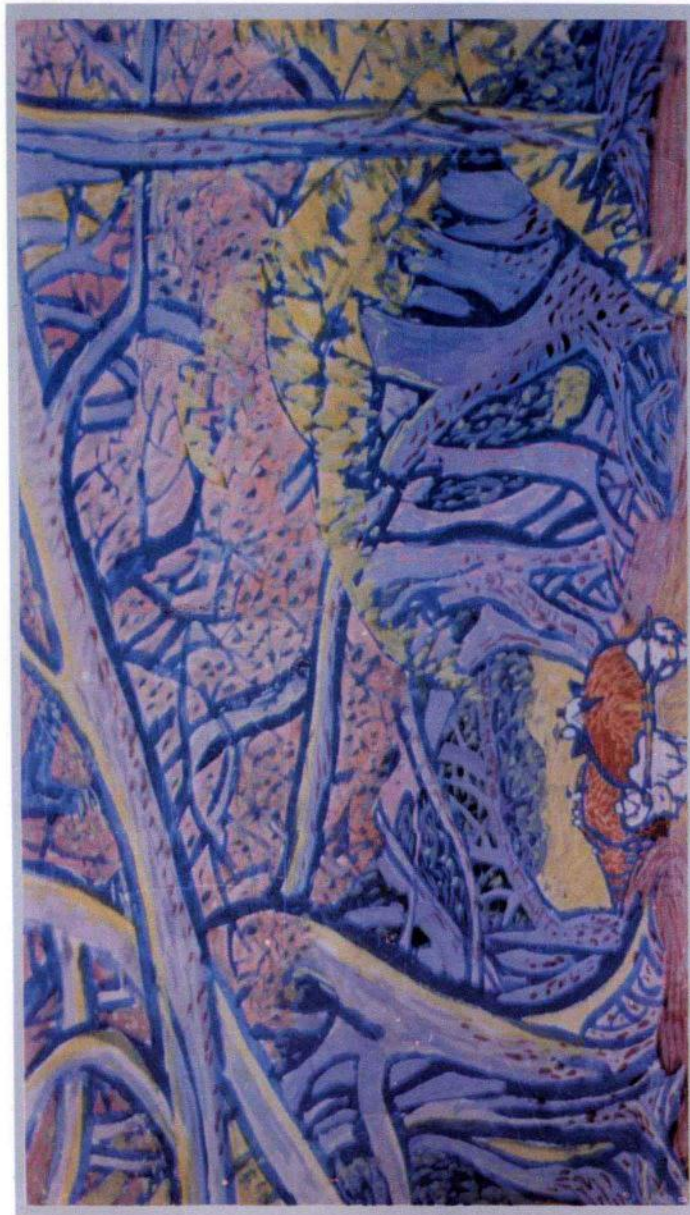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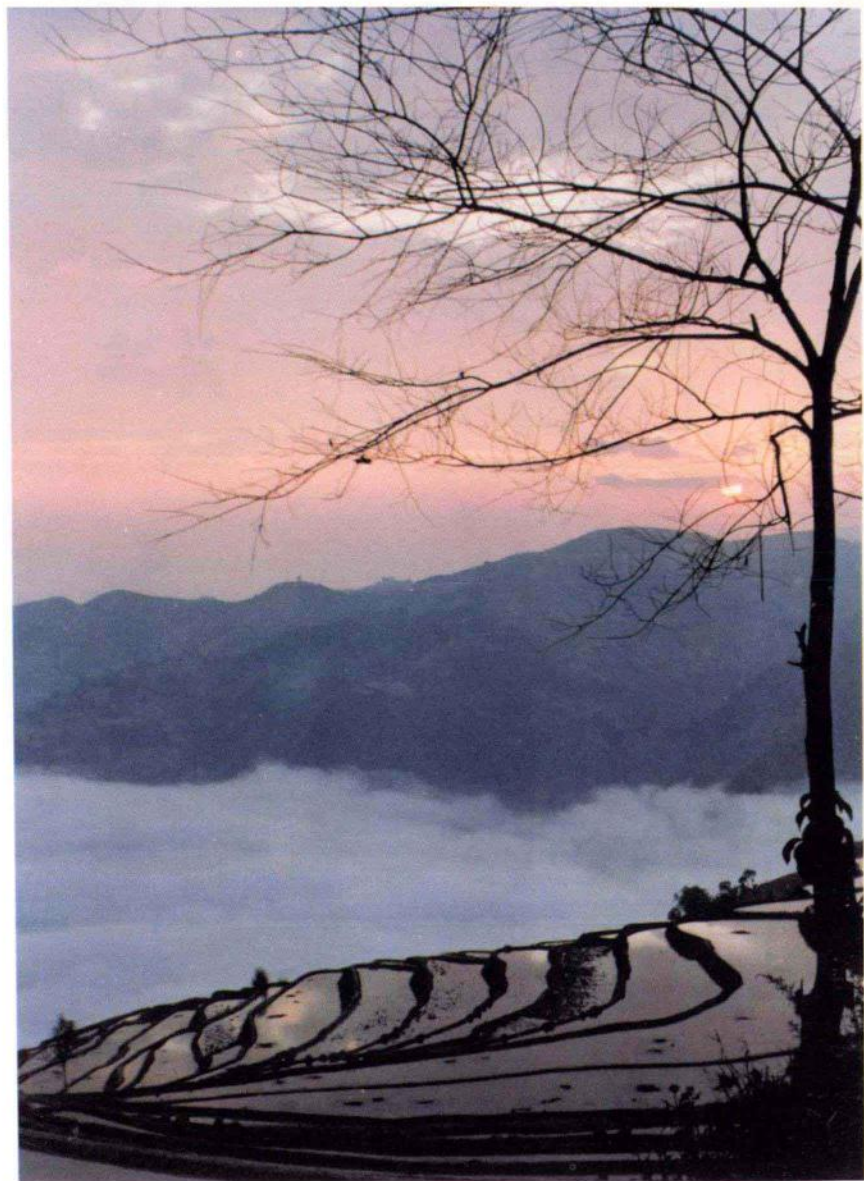


图 画 天翻地覆慨而慷
作 者 张 炫 副教授



水粉画 瑞丽江畔
作者 杨作霖 副教授



摄影 夕阳无限好
作者 郎晏清

業



壯

千

秋

史

德

蔭

百

代

人

戊寅年翼榮撰



法者
書作

趙翼榮 副教授

目 录

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道路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赵仲英 (1)
关于直觉研究的几个问题	何名中 (14)
西方三种市场经济模式的特点及其启示	张文鉴 (22)
从社会生产的总体性谈对邓小平“两手抓”方针的再认识	
.....	马玉华 (30)
少数民族品德研究及其展望	张世富 (40)
论我国民族地区师专的特殊性	黄启后 (61)
卢梭自然教育理论探析	周 萍 (67)
现代化需要中华优秀道德传统教育	汪凯莉 (82)
新时期高校教师为人师表问题的探讨	李曼娜 (91)
古代汉语兼词嬗变论析	姜宝琦 (104)
李大钊与文学	曹铁娟 (116)
试论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的贡献	王丽娟 (128)
涓涓细雨育新人	李玉珍 (136)
曹马之争辨析	封海清 (142)
明代军屯与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秦树才 (155)

浅谈新编初中《中国历史》第一册的插图及其运用

- 高鹏飞 (169)
- 关于马克思对世界史研究的史料问题 柴毅龙 (183)
- 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土地问题处理的不同方式
..... 林晓星 (201)
- 对偶映象一致连续性的若干性质 王 琦 (217)
- 螺旋弹簧变形机理的模型 张宝元 许洪 (226)
- 简易实验在物理教学中的意义 于子恕 (232)
- 谈电子仪器的智能化 朱维怡 (236)
- 烤烟氨基酸含量变化规律研究 刘敬业等 (244)
- 防御方式问卷在 4309 名大学生中的测试
..... 李宁等 (254)
- 昆明师专图书馆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现状调查报告
..... 刘文旺 (262)
- 论高校图书馆导读 陈英杰 (269)
- 《中图法》与《UDC》的初步比较分析 祁跃麟 (274)
- 浅谈高校图书馆书评活动 张 珍 (293)

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 发展道路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赵 仲 英

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道路的理论，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有着直接的联系，对这一理论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的进一步理解。

马克思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研究了俄国问题与俄国的农村公社，但这种研究最初并不是为了一般地解决东方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和为东方社会革命高潮的到来从理论上作出准备，因此谈不上如有的同志所说的反映那种“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心理状态。恰恰相反，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家，马克思是将俄国问题放在欧洲革命问题这个总体中来考虑并进行研究的。

自从 1848 年后，沙俄不仅充当着镇压欧洲民主运动与民族

运动的宪兵这一不光彩的角色，而且更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根支柱；欧洲任何一次革命，只要俄国插手其中，就不能获得彻底胜利。尤其是与俄国紧邻的德国。一旦欧洲出现革命，沙皇反动军队第一个冲击就会首先落到德国身上；因此，沙皇专制制度的命运与俄国革命的前途，便与德国以至欧洲的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前途息息相关。为此，马克思对 19 世纪下半期欧洲革命形势的研究，也就不能离开对俄国问题的深入研究。

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既是他对俄国问题研究的一个部分，又是对东方公社和日耳曼公社研究的继续。根据马克思的自述，他“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还学习了俄文，并且在许多年里研究了沙皇官方发表的有关这一问题及其他方面的资料。在他的藏书中就有百多册关于俄国问题的书籍，并且还写下了大量的笔记，包括对哈克斯豪森《俄国农村制度》的读书笔记。这些都说明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之前，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现状及其前途，就已作过深入透辟的研究，而在复信里表达的观点，正是他多年研究的结论。

在说明马克思这一研究的历史背景时，还需要指出，当时在俄国革命者中间，进行着关于农村公社在俄国社会改造中的作用以及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的争论。在 1876 年出版的《资本论》德文第一版补遗的一个附注里，马克思就批评了赫尔岑用俄国公社来“证明腐朽的欧洲必须经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错误论点。马克思不同意赫尔岑以及后来俄国民粹派所赞成的观点：肯定俄国农村公社可以由内部的公有制成分，发展为社会主义，并为欧洲带来新的生命。至于对处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和俄国革命的前途问题，马克思坚持着自己的看法。他声称无论如何决不能从这里理解他对“‘俄国人为他们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

还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①

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马克思以“应有的高度的尊敬”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后者在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著作中谈到：俄国应当像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马克思明确表示：根据他对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评论家”的尊敬，可以断定他本人是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赞成的后一种解决途径的。

但是马克思也估计了另一种可能性：从 1861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后，马克思在研究俄国形势的基础上得出下述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 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②

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上，马克思始终认为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而限于只能跟随着西欧资本主义亦步亦趋地走着历史的老路。这个观点在 1877 年他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里，再次鲜明地表达出来。而且马克思还补充说明，如果要他将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成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然后都达到共产主义，那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的理论，是他长时期来研究俄国问题、特别是农村公社的概括总结。说那不过是马克思短暂的一种“主观情绪的直接产物”，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里，还一再强调，要具体分析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历史条件，决不能将西欧的资本主义产生

与发展的模式去硬塞给俄国。他指出：“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③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关于农村公社的理论以及东方社会一般发展道路的问题，也不能离开这一方法。

二

马克思在 1881 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理论，现实地要回答的是它的前途以及俄国的前途问题，但是马克思却是将这一理论作为他对欧洲革命前途分析的一个部分，是对俄国这个“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至今的欧洲的唯一国家”，它的前途是否只能重复西欧资本主义的历史老路，而别无其他的可能与选择。

马克思在复信里集中分析了下述的情况：以雇佣劳动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排斥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一历史必然性，只限于当代西欧各国；但在俄国却由于历史的特殊巧合，还保存着原始特征的农村公社，在公社内房屋与园地的私有形式与牧地森林等公有形式并存。公社的这种二重性既是它能够长期存在的生命源泉，又是使它逐渐趋于解体的萌芽，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便可能促使它走西欧已经走过的历史老路。然而马克思并不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便是农村公社的唯一前途；由于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决定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

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然而无论是走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老路还是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这两种可能性都不是公社内部自发的结果，一切取决于所处的历史环境。

当时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是怎样一个历史环境呢？首先，它不像某些东方社会，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征服者的猎获物，如印度的农村公社那样，已遭受到殖民者的兼并与破坏，在那里当然也就不存在利用公社的公有制成分的问题了。其次，俄国农村公社不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正如俄国也不是脱离欧洲而孤立存在一样，因此，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以至俄国的革命，对农村公社的命运将起着什么样的影响，就不能不成为马克思深入探讨的问题。

俄国的民粹派认为，农村公社的公有制可以不考虑任何外部的影响，自然地将发展为比西欧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的基础。与此相反，马克思则认为：“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④然而俄国农村公社正是生存在当代欧洲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与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环境中；这种历史环境“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社会中来”。这样对于公社就不需要再加以破坏，而是利用这些成就以联合耕种去代替小土地耕种。但关键问题是俄国革命，唯有俄国革命才能挽救农村公社；“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⑤

至于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并且由此为建立在其上的集权的专制制度提供基础的情形，也极容易加以消除。于是现代社会便以回复“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但这又决不是古代公有制的翻版，马克思引用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一句话来说明：“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复活”，它是“集体生产的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

这便是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中提出的，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可能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虽然与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他的迫切的社会使命感的推动有着联系，然而说这一切仅仅是马克思对“东方式的宁静和谐留连不已”而产生的“一种主观情绪的直接产物”，那末，什么才叫做科学的和严谨的分析呢？

在复信中马克思不单纯是提出问题，而且更提供了在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它的意义已远远超越俄国的范围。它提示了对当代一些现实问题的思考，包括：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新的历史时期，处在世界市场中的一部分落后的东方国家，在各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否有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三

在马克思致信《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前两年即1875年4月，恩格斯发表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作为对俄国民粹派人特卡乔夫致他的公开信的答复。在公开信中特卡乔夫认为：俄国